

有一种智慧,叫事过不追问

1

看过一句话:“不要刨根问底别人的过去,那可能是永远不想触碰的回忆。”在别人不想说的时候,一直追问,其实是欠缺修养。不追问,才是一种智慧。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的有些关心,有时候会让人想要逃离?

丽丽刚失业,好不容易被劝出来散散心,路上遇到一个熟人,偏偏要追问:“找到工作了吗?”“怎么还没找到?哎,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好几个朋友都和你一样失业了。”丽丽一听脸色一沉,心情更差了。

小美考研没考上,她隔壁的一位阿姨得知后,火速赶到她家,对她进行了一系列的盘问:“差了多少分?”“哪门考差了?”“是不是考试那天太紧张了?要接受调剂吗?”“明年还考吗?”“年纪也不小了,要不还是别考了……”小美之后见到这位阿姨都绕道走。

网上有句话说:“一句话能把人说跑,也能把人说笑。”说话有分寸的人,不会过度追问别人的生活,更不会随意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问,什么时候不该追问。

2

朋友刚毕业不久,在工作中犯了一个低级错误,被领导叫去办公室严厉批评。当时领导的声音很大,全办公室的人都能听到。

挨骂后,朋友觉得特别失落难堪,一度没有勇气回到工位上,心想同事们肯定会好奇议论,或者追问他发生了什么。

可是当他回到座位时,大家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自顾自地忙着自己手里的活。这让朋友松了一口气。

后来,有次和同事一起去吃饭,朋友问一个平时走得很近的同事:“你不好奇那天发生了什么吗?”他笑了笑说:“如果你想说的话,我会认真听;但如果你不想说,我再问,岂不是让你再难过一次?”

有时候,不追问比开口安慰更让人暖心。过多的言



语,反而是一种冒犯和负担。那些不刨根问底的人,他们理解他人的痛苦,懂得保护他人的自尊心,不会肆意追问别人不想说的事情,更多时候会选择默不作声地帮他们解决问题。

不追问,不妄言,是一种自我修养,更是兼顾他人的善良。

真正高情商的人,都懂得事过不追问。这样不仅能留三分薄面给他人,也给自己一个优雅转身的机会。

3

《论语》里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已经做过了的事情,就不用再提;既已成事实,也不必再劝阻;过去的事情,再追问也没有必要。

古语有言:“既往不咎,乃做人之第一格局。”真正有大格局的人,向来都是事过不追问,点到即止。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对于过去的事,最好的处理方式是,该放的放,该忘的忘。学会事过不追问,让过去的过去,才能让未来到来。

国文

收放自如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春风十里,正是放风筝的好时节。其实,放风筝的过程藏着人生的哲理。

放风筝,有两个最基本的手势,一个是收,一个是放,即手中握着的那根风筝的线,有时要收,有时要放,如果只收不放,或者只放不收,即使风筝飞起来了,也会跌落下来。那些放风筝的高手,都懂得收放自如的道理。

放风筝,要让风筝飞得好,就要做到有收有放。线拉得太紧,或是放得太松,风筝都不容易升空。悟人生,要让人生立起来,就要做到拿得起放得下,拿得起是“收”,放得下是“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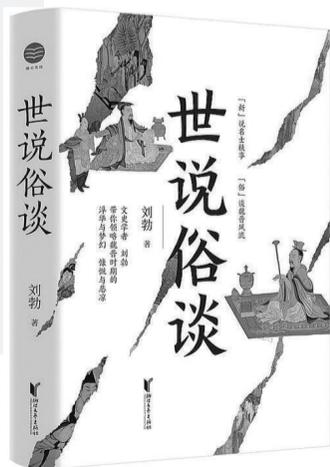
拿得起,即人生要敢于担当,敢于担起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使命,遇事不推诿、不退缩、不逃避,勇敢地担起自己应有的责任,去实现人生的价值,这样人生才能立得起来。

放得下,是指人生要放得下个人利益,放得下得失、恩怨,不要小肚鸡肠、斤斤计较。放下了,人生才轻松,才不至于被压垮。

对于放风筝来说,收放只是手势;对于人生来说,拿得起放得下却是心态,而把握心态比掌握手势要难得多,所以人生时刻不可放松对心灵的修养。

黄小平

魏晋风骨的 细微解读



义”,只为“有意思”,聊聊八卦趣说,侃侃野史稗闻,因文风简洁且意味隽永,深得后人喜爱。

《世说新语》分为“德行”“政事”“言语”“文学”等三十六类,编者对魏晋名士基本采取欣赏态度,在“任诞”“简傲”等类别里则有所微词,这样的分类编排很新颖,让人物呈现不同的侧面,显得丰富生动而且人性化。

比如,《世说新语》记录了很多王戎的片段:王氏夫妻恩爱,夫人称呼王戎“卿卿”(成语“卿卿我我”就是这么来的);王戎怪吝,卖李子怕人留种,就把李核都钻了洞;王戎小时聪慧,不吃路边树上的李子,还很勇敢,从容面对威风的大老虎;王戎很会夸赞别人,花花轿子人抬人;王戎担任吏部尚书时总是选择高门子弟,竭力维护世家大族的利益。

这些事迹分布在《世说新语》的角角落落,现在,刘勃撰写的《世说俗谈》一书,把它们汇总在《真实的名士王戎》这一章节。《世说俗谈》的基本结构,就是以人物为中心,以年代先后为序,提炼出分散在《世说新语》里的人物相关事迹,呈现清晰完整立体的人物形象,并且穿插讲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风云事件。

对于古代人物的公认评价,很多是以讹传讹或刻板片面的印象,可能一叶障目。比如,“孔融让梨”的故事,现在都赞扬孔融孝悌谦让,而刘勃指出,长大后的孔融有许多怪诞且反人伦的言论,譬如他把母子关系比作容器,说东西从容器里倒出来了,和容器就没有关系了,而父亲更不过是“情欲发耳”。所以,怎么看孔融这个人呢?阅读《世说新语》里贯串孔融一生的所有故事,刘勃说孔融是“惹人专家”,这个概括挺准确的。

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混乱痛苦的黑暗

时代,而生活其中的精英知识分子,用他们独特的方式把它变成了精神自由和文艺解放的最好时代。说起魏晋风骨,我们一脸神往。实际上,所谓的风骨,与其说是人物的我行我素,更多的是时代潮流的动向,或是政治博弈中的手段。《世说俗谈》打破了滤镜,这些名士经常“戏精”上身,用各种夸张的手段来打造人设、吸引粉丝,或者用装疯卖傻的做法来躲避凶险的处境。

如何认识这种矛盾?只从“雅”的角度,只谈风骨,只论情怀,容易蹈虚。作为历史境况里的人,作为一个世俗的人,怎么去谋求自己的生存之道?比如,嵇康既与山涛绝交,却又把子嗣托付给山涛。因为,政治道路虽然不同,但是嵇康深知山涛的为人。山涛晚年提拔了很多寒门,后世赞扬山涛识人的眼光,而刘勃指出,山涛的选拔意见很多出自晋武帝本人的主意,只是需要以山涛的名望和地位作为挡箭牌。刘勃剖析每个人的家族谱系、人际交往、仕途履历,因为这些决定了人物的政治立场,再结合每个人的性格和具体环境的变化,才有后来那些要么改弦易辙要么苦撑到底的具体表现,要么微妙地处理好各种关系的平衡。《世说俗谈》的“俗”,包含了“世俗人情”之意,那些看上去怪诞不经的行为,其实也不外乎人情世故,尽管以奇异的表演来亮相。而刘义庆真的能寄情文史,远离政治吗?《世说新语》类别编排的褒贬含义,对人物事迹的选材取向,就很可能说明编者的心态和政治思考了。

刘勃很注意历史资料和典籍记载的文本比较,分析后世史观、文人的主观意图或者朝代的宣传倾向所造成的关于魏晋人物的记载与评价的可能歧义或改向,这是我们普通读者容易忽视的问题,这也是《世说俗谈》的一个价值。

林顿

宋武帝刘裕称赞侄儿刘义庆,“此吾家丰城也”。江西丰城乃名剑干将、莫邪出土之地,这一评语足见刘义庆的潜力,也因此为宋文帝刘义隆所忌惮,为了保全避祸,刘义庆招揽文学之士,把精力投入到《世说新语》的撰编上。

刘义庆退出了政治资源的争夺,以一种放松休闲的姿态,清闲度日,《世说新语》不求“有意